

中西百科全書的比較研究(三)

第四章 中國百科全書

第一節 “ENCYCLOPEDIA”的譯

法登類書的意義

“ENCYCLOPEDIA”一字我國最早譯成「百科全書」。此種譯法，照字義看來它應該是包括各科知識的書籍，只是如諸子「百家」家，「百」家姓一樣的，用「百」來概括地形容其內容之多之廣而已。其實，現代的知識門徑何止「百科」，但若以為「百科」只是一種誇張的形容詞，那末它至少也應是彙集二科以上知識的書。按“ENCYCLOPEDIA”在英文中所代表的意義，除了表示它是含有各科各類資料的參考書外，近年來，單科的全書也稱“ENCYCLOPEDIA”，於是又有人把它譯為「學典」或「辭典」，如「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即採後者的譯法。所以截至目前為止，各種譯法仍不一致，但一般採用「百科全書」的譯法較多。

確立「百科全書」這一名詞，並以之成為我國學術界書體的一種，是民國以後受到西方百科全書的影響所致。民國以前，我國有與「百科全書」相近似的書體，稱為「類書」。「類書」一詞首見於「新唐書藝文志」，但從末冠為書名。類書的英文字稱中外人士仍以“ENCYCLOPEDIA”稱之。

所謂類書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小序」的解釋是：「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於魏文、晉、荀勗「中經」部分隸何門，全無所考；「隋志」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歷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然無所取義，徒事紛更，則不如仍舊貫矣。此體一興，

而操觚者易於檢尋，註書者利於剽竊，轉輾倖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記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瓌斷璧，至摭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

「辭源」對「類書」的解釋是：

「編輯群書，或「以類分」，或「以字分」，便尋檢之用者，是為「類書」。

①「以類分」之類書有二：

(甲) 兼收各類，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

(乙) 專收一類，如「小名錄」、「職官記」等。

②「以字分」之類書亦有二：

(甲) 齊「句尾」之字，如「韻海鏡源」、「佩文韻府」等。

(乙) 齊「句首」之字，如「駢字類編」是。

「辭海」對「類書」的解釋是：

摭無辭書，以類相從，便於檢閱之書曰「類書」。「三國志·魏志·劉劭傳」載：「劭，黃初中受命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是為「類書之始」，「隋書經籍志·雜家」有「皇覽」百二十卷，註稱纏下等撰，何承天、徐愛合之，蕭琛抄之。「唐書藝文志」始著「類書」之名，即以何承天等應合之「皇覽」居首，而以當時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北堂書鈔」之類居後。自後歷代書志皆有「類書」之部。而「類書」之作，且亦有「以字分」或「以韻分」者：「以字分」如「駢字類編」之類，「以韻分」如「佩文韻府」之類。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賴此以傳。

由上述三種對「類書」所下的定義，可以歸納出類書的特點，如下：
一、它是採輯群書，兼收四部。

二、它有一定的排類方式，依類或依字分。
 三、它主要的目的是供查閱之用，它是摘自群書，因之在學術上有保存散亡之古籍的吉光片羽的貢獻。

然而，這仍是一籠統的說法，因我國許多字典、辭典，例如「辭源」、「辭海」、「中文大辭典」，即具有這些特性，但從沒有稱為「類書」，因之，方師澤在其所著「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中，認為「『類書』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的『字書』與『韻書』者，不在於他的外形，而在於他的用途。類書的唯一用途，就在供詞章家獵取辭藻之用；至於『古籍失亡』，士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賴此以傳。」那止不過是他的意外用途而已。「（註）但此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一、誠如「辭源」對「類書」的解釋中所提到的類書「依類分」者有二；一是兼收各類，另一是專收一類。因此，像兼收各類的「太平御覽」，或是專收一類的「小名錄」、「職官記」、它們的主要用途就不止在於供詞章家獵取辭藻之用了。

無怪乎鄧嗣禹先生說：「着類書尚無定義，區分至難。若強為之，可謂介乎雜家小說與總集之間，摻雜群書，囊括衆體，或分門別類，或以韻編排，或以數目為綱，或以無類可歸者，皆列入類書，以備一己之遺忘，供他人之參閱，作典章制度之資料也。」（註二）

因之，上述諸項只能說是「類書」的特點而已，不能說具上述諸項即是「類書」的完整的定義。依筆者的觀點「類書」與「字典」、「辭典」間最大的差異是前者以「事物」為論述的單位，後者雖也會有「事物」，但主要的是以「字」、「辭」為單位來論述。

第二節 類書發展的概況

如上述所述，「類書」創始於魏文帝曹丕時所撰編的「皇覽」，其所以由此開始，據考據有三大原因：（一）魏時距東漢和帝元興初年蔡倫發明造紙術已有百餘年，百餘年間造紙術大有進步，紙的產量因而增加，成為普通的寫書工具。（二）魏時曾對圖書典籍作過一番整理的工夫：刪定舊有的，重新鈔錄，藏諸秘府。（三）魏文帝父子提倡辭賦，辭賦因而大興，但此種文體者重於用詞、用典故。因之要瞭解當時辭賦的內容，要寫文章均需先知詞賦典故，所以就有人把辭、典故彙集在一起。在這類書可供參考，有紙可供書寫，又有讀者需要的情況下類書大為風行（註三）。

繼魏之後，齊、梁文人喜歡「摭拾細事，爭疏僻典，以一事不知為恥

，以字有來歷為高」，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不得不仰賴於類書，因而類書大興。隋唐以後，開科取士，其中「進士」一科就是根據詩賦的測驗結果而定，所以此時不但官刻的類書充塞秘府，坊間私人編纂者亦必不少，但唐朝時除有關辭賦的類書外，尚有彙集典章制度的類書的編制，宋朝類書的發展與唐相似，但到了明朝，類書規模之大，數量之豐則遠超過前代各朝，因明朝除帝王倡導之外，文人教育家及書賈更繼之將類書推廣為通俗教育工具，因之類書漸漸脫離科學的束縛。到了清朝，類書編製的數量如與明朝作一比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國歷代類書的數量據「四庫全書總目」的統計，列表如下（註四）

朝代	類別	著錄	存目	統計
五代以上	宋	10	5	15
	元	29	37	66
	明	2	5	7
	清	13	126	139
		11	44	55

註：四庫全書總目成於清初，故清之總數少於明。元代則以歷史過短，數量更少。但就整體看，類書在歷史上有明顯的增長的趨向。

由上表看來，雖然部數不多，僅二二二部，但其卷數之龐大却居「四庫全書總目」中之第二位，共有三萬四千五百四十九卷，僅次別集類（三萬五千六百五十二卷）（註五）占四庫全書總目總卷數之百分之五強。然別集類共有二、五二八部，因之，如以每部為單位以計卷數之多寡，則類書不但居別集類之上，平均每部一二二、五卷強，且遙遙領先其他各類之上，為中國書籍中，部頭最大者。（附附表一）



四庫全書總目統計表(一)

部別	類 別	部 數	卷 數	部平均 卷數
經	易 類	475	4125	9+
	書 類	134	1081	8+
	詩 類	146	1854	12+
	禮 類	209	3602	17+
	春秋 類	232	3414	18+
	孝經 類	29	70	2+
	五經總義類	74	1024	13+
	四 書 類	163	2070	12+
	樂 類	64	774	12+
	小 學 類	218	2122	10-

部別	類 別	部 數	卷 數	部平均 卷數
史	正 史 類	45	3824	85
	編 年 類	75	2913	39-
	紀事本末類	26	1273	49-
	別 史 類	56	2920	52+
	雜 史 類	201	1030	5-
	詔令奏議類	135	2432	18+
	傳 記 類	470	4141	9-
	史 鈔 類	43	1667	39-
	戰 記 類	42	486	12-
	時 令 類	13	149	13+
	地 理 類	582	9668	17-
	職 官 類	71	853	12+
	政 書 類	170	4863	28+
	目 錄 類	83	801	10-
史 評 類	114	1251	11-	

部別	類 別	部 數	卷 數	部平均 卷數
子	儒 家 類	419	4063	9+
	兵 家 類	67	441	7-
	法 家 類	27	199	8-
	農 家 類	19	263	14-
	醫 學 類	190	2425	12+
	天文算法類	83	789	10-
	術 數 類	197	1451	8-
	藝 術 類	161	1457	9+
	譜 錄 類	144	848	6-
	雜 家 類	858	8922	10+
	類 書 類	282	34549	122+
	小 說 類	319	2415	7+
	釋 家 類	144	896	7-

部別	類 別	部 數	卷 數	部平均 卷數
集	楚 詞 類	23	140	6+
	別 集 類	2528	35652	14+
	總 集 類	565	16936	30+
	詩 文 評 類	149	1254	8+
	詞 曲 類	138	702	4+

由此可見類書在我們的書籍中，所占的數量非常龐大，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項結果？依筆者的看法，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君主的倡導；又可分為三方面來說：

(一) 君主本身的嗜好，例如魏文帝曹丕本身即是一例，據「三國志文帝紀」中……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動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另曰「皇覽」。

(二) 君王的附庸風雅：「士大夫」的觀念自古深植中國人心，並以「立言」爲不朽之一，是以歷代君主即使自己不著書、編書，也令臣子編書以促其身於「雅士」之列。

(三) 政治目的：君王利用編纂類書以籠絡文人，因類書的編纂需要的人多，時間長，而且這項工作是一種探輯的工作，需要窮年累月才能稍有所成，可以說是種消磨一個人壯志的好方法，以此控制文人，可免得文人將自己對君王所有不滿的思想表達於文字間，以引起議論，宋人王明清即在「王氏揮塵錄」中如此說明，他認爲宋太宗敕編「冊府元龜」、「文苑英華」等即是藉此而發的；「太平中（指宋太宗太平興國的年號）諸降王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之類，廣其卷帙，厚其俸祿，以安其心；多卒老於文字間之。明成祖所以敕編「永樂大典」雖然沒有明確的原因，但其效法宋太宗的方法，以籠絡文人，消滅人們對其「叔姪姪位」的諷諷不能說不是原因之一。

二、文人生活安定：這與前項原因之第三小項有連帶的關係，因君王的籠絡文人，文人生活因而得以安定，生活安定方有心思和精力從事撰述或編輯，此外，我國古代帝王、君臣養士之風盛，社會上也普遍尊重文人，也是文人得以安心工作的原因之一。

三、適應需要：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考試成績爲讀書人進身之階，而讀書人寒窗苦讀爲的也是應付科舉，但科舉的測驗無論是以詩賦爲主，或以論說文爲取捨的準則，要想高人一等，都得留心辭藻、典故。而「類書」在同一類之下，採輯群書的資料歸在一起，正符合此項需要，因之，「類書」能綿延不斷的發展。

第三節 唐代以前的類書

「類書」分類的方法與西方「百科全書」相似，站在不同的觀點，即可分出不同的種類，但如其依所包括的內容粗分，仍可分爲一般性及學科性，下列仍以一般性作爲主題，加以探討。

我國最早的類書是魏文帝延康元年（西元二二〇年）令王象、韋誕等編纂的「皇覽」，前已一再言及。是書確實卷數，已不可考，但據各家論述可知共分四十餘部，每部數十篇，全書八百餘萬字。據清朝姚振中「三國藝文志」記載此書的流傳情形是：「案「皇覽」當是千餘卷，至梁存六百八十卷，至隋存一百二十卷，至唐惟有何（承天）、徐（爰）兩家「抄合」一本，而魏時原書，至宋，並「抄合」本亦亡。」今日所能見到的是從各書中所輯出來的，但不及原本的百分之一，至於它的體例由魏志文帝紀：「帝使諸儒，撰集經傳，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及王應麟在「玉海藝文篇」亦曰：「類事之書，始於皇覽。」可見它是依類相同的編排在一起。

南北朝時有名的類書有二，一是梁武帝令徐增權等編纂的「華林遍略」，是書有六百二十卷，其編製的體例依「藝文類聚」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看來，應是與皇覽相同。

另一是「修文殿御覽」爲北齊時，祖珽等奉敕撰，此書與前述二部相同，均已遺失，無從查考。

隋朝有名的類書是隋大業七年（西元六一一年），由杜公瞻所編的「編珠」，這本書只有宋志曾加以記載，直到清朝高士奇才從內閣廢紙堆中發現出來，當時只有前二卷、後二卷及原目，高士奇再加以增補，主部增補的條數，書中都有註明，此書爲十四門，門各有類，其編製的體例是全採用對句爲標題，標題下再引古籍作爲解釋。

唐朝著名的類書很多，流傳至今的亦不多，現列舉如下：

一、「藝文類聚」爲唐高祖的歐陽詢等奉敕撰，凡一百卷，分爲四十七門，每門下再分子目，其體例由歐陽詢於書前的序文如下：

「……前業綴集，各抒其意，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述，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爽其浮雜，測其冗長，金籍玉印，

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於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典故不遺」。

由此可知，它是採「事居於前，文列於後」的體制。所謂「事」即採自經、子、史方面的資料，「文」即採自集部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喻之爲唐朝最好的「二大類書之一」。直齋書錄解題認爲它所刊載的詩文賦頌等，多宋代所沒有的文集，如想知道隋朝以前的書籍，藉此書可以得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因之，明代各大家編總集時，多採納此書加以編纂。

二、「北唐書鈔」爲唐太宗時（約西元六三〇年）虞世南撰，有一六〇卷，分爲帝王、后妃、政術、刑法、封爵、設官、禮儀、藝文、樂、武功、衣冠、儀飾、舟、車、酒食、天、歲時、地等十九門，門下再分細目，每目之下作者先將所引錄之原文摘成一標題，以大字排列，然後以小字將原文的書名列出，今日所流傳之本，除了上述標題，原文之外，應加上校註者對原文各版本間增刪的情形加以註釋。此書所採錄之書，大多數爲隋朝以前的作品，這些作品絕大部份已不再流傳，因之此書成爲唐朝前輯佚最佳的工具之一。

三、「初學記」約爲唐武后時徐堅等奉敕撰，有三十卷，分天、歲時、地、州郡、帝王、中官、職官、禮、樂、人、政理、文、武、道釋、居處、器用、服食、寶器、果木、獸、鳥等二十三部，部下再分細目，其編製的體例可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的評述而悉其旨如下：

「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撰……其例：前爲「敘事」，次爲「詩文」。其「敘事」雖雜取群書，而次第若相連屬，與他類書迥殊。其詩文兼錄初唐，於太宗御製則升冠前代之首；較「玉臺新詠」以梁武帝詩雜置諸臣之中者，亦持有體例。其所採摭，皆附以前古書，而去取謹嚴，多可應用。

由這段話看來，初學記的體例是敘事、事對、詩文，而敘事部份雖採輯群書，但彼此間却有互相連屬的關係，可見編者已下過一番整理的工夫，這是以以前各類書所沒有的現象，爲什麼獨有初學記有，依筆者的看法，是因爲它的編製目的是教學，而教學必需給予學習者有一完整的概念，不能

漫無秩序，所以編者才作此番整理的工夫。

此書編製的目的由書名可知是爲初學者，但劉子儀却讚譽爲「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除此教育的目的外，以今日的觀點來看，因它採輯的多數爲隋前、隋朝的書，因之，它與「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同樣可作爲輯佚隋前書籍的寶貴資料。

四、「白氏六帖事類集」爲唐朝白居易所編，凡三十卷，每卷下分門，此書體例與北堂書鈔略同，但其排列的程序不太嚴謹，而且標題下的註釋亦頗簡略，有時甚至遺漏。到高宗時，孔傳續編三十卷，然今所傳却爲一百卷，稱之爲「白孔六帖」，至於究竟是誰將兩書加以合併分析則無從考察，但據「玉海」所示合併本在南宋就已出現。「白孔六帖」中，將白居易所編者列於前面，上加陰文「白」字，孔傳所編者，則列於後，上加陰文「孔」字以示區別。

唐朝的類書發展至此，無論是以教育爲目的，或以作爲寫文章寫作取材的資料，多少與科舉制度均有關係，但到德宗，却出現了與科舉完全無關的一部類書，即「通典」，它是杜佑歷三十六年的時間編成的，共有二百卷，分爲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大部，其所以如此分法，據杜佑所持的觀點是「理道之先在乎行政化，教化之本，在乎衣食。行政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官職設，然後典禮樂，「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道德教化毀滅了，再始用刑法。所以下邊有「兵」有「刑」，這是完全遵照儒家的正統思想而發展的。又因爲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大統一的政府，所以還要劃分地域，有「州郡」，又有「邊防」，以阻擋外來的侵略。

部下再分爲細目，每一細目將同一類的歸放在一起，列舉它歷代的沿革、興廢的情況，以及當時人士對它的評議，但不參雜杜佑本人的意見。此書所收的資料上溯黃帝，下至唐天寶年間，但德宗、憲宗時的資料亦附在內。

此書到清乾隆時，敕令繼續編，收集到明末崇禎年間的資料，稱之爲「續通典」，同樣，乾隆皇帝又令加進清乾隆的資料（收明末至清乾隆五十年），稱爲「皇朝通典」即「清朝通典」。

後人將此三部「通典」，與宋代鄭樵所編的「通志」，清人所續的「續通志」，「皇朝通志」，加上元朝馬端臨所編的「文獻通考」，暨清朝

的「續文獻通典」、「皇朝文獻通考」和「皇朝續文獻通考」合稱之爲「十通」(註六)。

第四節 宋代的類書

宋代類書的數量雖然不及明、清，但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著錄者即有二十九種之多，爲宋前歷代之冠，由此可見宋類書之重要。茲列舉一般性的、重要的如下：

一、「太平御覽」爲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下詔李昉等編纂，費時六年八個月，於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完成。此書原名「太平類編」，「春明退朝錄」說書成承太宗閱覽時，太宗每日看三卷，一年看完，因而賜名「太平御覽」。此書共有一千卷，分天、時序、地、皇玉、偏霸、皇親、州郡、居處、封建、職官、兵、人事、宗親、禮儀、樂、文學、學、治道、刑法、釋、道、儀式、服章、服用、方術、疾病、工藝、器物、雜物、舟、車、奉使、四夷、珍寶、布帛、資產、百穀、飲食、火、休徵、咎徵、神鬼、妖異、獸、羽族、鱗介、虫豸、木、竹、果、茶、香、藥、百卉等五十五部，部下分類，共有四千五百五十八種，類下引經、史、百家之言，如屬歷史事件則依年代排列，非歷史事件則依寫作的年代排列，收錄的方法是先錄書名，再錄原文，不參已見。書前附有引書目錄，稱爲「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但如引自古律詩、古賦、銘箴、雜書等類則分列入此書目之中，共有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其中十分之七現已遺佚，由此可見其引書之廣，此現象爲當時所未有。此書於民國二十三年，由錢亞新將以「類」爲單位編成索引，每類下註明卷數、頁數。民國二十四年，哈佛燕京引得社洪業又將類目編成索引，另將引用書目亦編成索引。

二、「事類賦」爲北宋太宗時(約西元九九〇年左右)吳淑所編，此書有三十卷，分爲天、歲時、地、寶貨、樂、服用、什物、飲食、禽、獸、草木、果、鱗介、蟲等十四部，部下再分細目，共有一百個。其編製的體例是收集群書，將同類的事歸在一起，以賦體寫出來，賦中每句之下再註明出處。這種體裁又是別於從前所提的各種形式，編者將群書中的資料作過的連貫整理。

此書到清康熙三十八年(西元一六九九年)華希閔加以修訂，名爲「廣事類賦」，共有四十卷，分天文、歲時、帝王、職官、仕進、禮樂、政治、文學、學術、技術、戚族、交際、閭閻、釋道、人品、人專、官室、音樂與服飾、飲食與器用、花木、百果、飛禽、走獸、水族、蟲豸等二十七部，再分爲二九一細目，每目下編制的體例與吳氏相同，只是收錄的範圍是雅俗兼收，而吳氏是以珍籍爲主。

清嘉慶元年(西元一七九六年)吳世旂據吳淑及華希閔所編，認爲可以再分題，或是他們兩者所沒有的，重新加以修補，名爲「廣廣事類賦」，有二十二卷，分天文、時令、地理、屋宇、器用、飲食、珍寶、音樂、文學、武備、人事、閭閻、靈異、稼穡、植物、飛走、水族、蟲豸、訂等十九部，再細分爲一百三十七個細目，每目一賦，與前者同。

清嘉慶三年(西元一七九八年)王鳳喈編「續廣事類賦」，有三十卷，分歲時、地輿、帝王、職官、禮儀、文學、武功、邊塞、人品、巧藝、產業等十部，其中地輿部份有二十卷(從第二——二二卷)，這是因前者對地理方面的資料較缺乏，故有所增益的緣故。編制的體例亦與吳淑的同。

清嘉慶十六年(西元一八一一年)張均編「事類賦補遺」，其後於道光二十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黃葆真將事類賦、廣事類賦、廣廣事類賦、續廣事類賦及事類賦補遺彙集在一起，並且採「淵鑑類函」及「分類字錦」等書，以華麗的字詞作爲對句，附在每類賦的後面，稱爲「增補事類統編」，有九三卷，分天文、歲時、地輿、帝王、職官、仕進、政治、禮儀、音樂、人倫戚族、文學、學術、武功與邊塞、兵器、人品、形體、人事、閭閻、交際、技術、釋道、靈異、飲食、寶貨、衣服、器用、官室、花、草、木、果、禽、獸、水族、蟲豸等三十五、九百三十二類。

三、「羣書考索」又名「山堂考索」爲宋章如愚所編，分前、後、續、別集。前集有六十六卷，分六經、諸子、諸經、諸子百家、韻學字學、家、諸史、聖諭、文章、禮、禮器、樂、律呂、曆數、天文、地理等十四門。後集有六十五卷，分官制、官、士、兵、民、財、賦稅、財用、刑等九門，續集五十六卷，分經籍、諸史、文章、翰墨、律曆、律、曆、五行、禮樂、封建、官制、財用、輿地、君道、臣道、聖集等十七門，別集有

二十五卷，分圖書、經籍、諸史、禮樂、曆、人臣、士、財用、兵、夷狄、邊防等十一門。每門下又分類，類門下分條目。其編制的體例是每條目下除博采群書之外，又有編者一篇綜合的詳述，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的批評是「……前後低低，疏於抉擇，然大致網羅繁富，考證亦多所心得！」

四、「事文類聚」又名「古今事文類聚」，為宋理宗淳佑六年（西元一二四六年）祝穆所編，分前、後、續、別集。前集六十卷，分道、天帝王、人道、仕進、退隱、仙佛、民業、技藝、樂生、嬰疾、神鬼、喪事等十四部。後集有五十卷，分人倫、媚妓、奴僕、肖像、穀菜、林木、竹筍、果實、花卉、鱗虫、介虫、毛鱗、弱虫、虫豸等十四部。續集有二十八卷，分居處、香茶、燕飲、食物、燈火、朝服、冠履、衣衾、樂器、歌舞、壓印、珍寶、器用等十三部。別集有三十二卷，分儒學、文章、書法、文房四友、禮樂、性行、仕進、人事等八部。其編制的體例以部為單位。每部下又分三部份來敘述；一為「群書要語」、二為「古今事實」、三為「古今文集」、「古今文集」中又分為「古詩」、「詩話」和「雜著」。此書的特點的是所採錄的詩文，多半引用完整的詩文，因之，又可以作為輯佚前人文章之用，其缺點是所引用的詩文只註明篇名和作者，所引用的史傳也註明時代和人名，不再詳述出處，因之，如想依此考證原出頗感困難。

此書到元朝時，又由富大用加編新集及外集，新集有三十六卷，分三師、三公、省官、都省、省屬、六曹、樞密院、御史臺、諸院、國史院、諸寺、諸監、殿門、諸庫局等十四部，外集有十五卷，分東宮官、睦親府、王府官、節使、流軍司、諸司使、諸提舉、路官、縣官等九部。後來元朝的祝淵又編遺集，有十五卷，分三師部遺、樞密院部遺、省官部遺、諸院部遺、東宮官部遺、國史部院遺、六曹部遺、寺監部遺、省屬部遺、封爵部遺、殿司部遺、流軍司部遺、府司部遺、監司部遺、諸提舉部遺、路官部遺、宮廟部遺。由上述看來，前集是屬於一般性的，後集偏重於動、植物、續集以前居家為主，外集、新集和遺集則以政府的行政和組織為重。

五、「古今源流至論」為宋林駟與黃履翁合編，全書四十卷，分前、後、續、別集、前、後、與續集為林駟所編，別集為黃氏所編，此書之產生是因宋神宗時科舉方式改變，不用詩賦而改用策論，所謂策論是就考題論述其歷史的沿革、得失，並加上自己的意見，此書是應此而生，故編制的體例與前面所列舉的迥然而異，它是聚集各書資料，由編者寫成新的一篇，但所引用的詩句仍註明其出處，對所收錄的資料如經、史、子之間有出入之處，亦作異同的比較，再者此書前、後集的書名上，標有擬題，這是它最大的特點。

六、「玉海」為宋王應麟所編，有二百卷，分為天文、律歷、地理、帝學、聖文、藝文、詔令、禮儀、車服、器用、效記、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宮室、食貨、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門，門下分子目，其編制的體例以目為單位，每目下採錄經史、子、集，如條目中有記事者，則依年代排列，如遇有不同的說法，則引各家的註解，略示考證。王氏是為「博學宏詞」而編此書的，因之取材較嚴謹，所收錄的故事，亦以為吉祥喜事主，這是本書的特色。此書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喻之「唐宋諸大類書中，杜佑通典可以抗衡；馬端臨以下，皆非其敵也。」上述所列舉為宋代較為有名，且屬於一般性的類書。他如「冊府元龜」因偏重於君臣事蹟，範圍較窄，已失類書主旨，故不提。

第五節 明代的類書

明代的類書之多，已如前述遠超從前各朝代，現列舉著名的數種如下：

一、「永樂大典」為明成祖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年）七月令解縉等開始編，次年十一月完成，號名為「文獻大成」。這是明成祖看過後，他認為尚不完備，因之令姚孝孝、劉季箴等協助解縉加以修訂，直到永樂六年（西元一四〇八年）冬天，全書方告完成，共有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抄成一萬一千九十五卷，其規模之大，更無前例，成祖賜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蒐羅之廣，由成祖親自撰寫的序可以看出：「洪惟我太祖高



皇帝膺天受命，混一輿圖，以神聖之資，廣述作之興，興造禮樂制度，文爲博大悠遠，同乎聖帝明王之道。朕承鴻基，勵思續述，尙惟有大混一世之時，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世遠紀綿，簡編繁夥，恒構其難一。至於考一事之微，汎覽莫周，求一物之實，窮力莫究，臂之淘金於沙，探珠於海，憂受乎其不易得也。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收博採，彙聚群分，著爲奧典。以爲氣者，天地之始也，有氣斯有聲，有聲斯有字，故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揭其綱而目畢張，振其始而未具舉。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以存考索。使觀者因韻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組流，如射中鵠，開卷而無所隱。」

此段序文除可看出其所欲囊括今之意外，尙指出它的體制是依韻統字，用字繫事，但雖然「永樂大典」的前面列有計劃周密的凡例二十一條，但事實上並未依此編纂，因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它說：「以一字一句分韻，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韻，或分錄一書以查名分韻，與卷首凡例多不相應，殊乖編纂之體。」由此可見其體裁之漫無條理，但也許這正是永樂大典存在最大的價值，因爲它全篇或全書抄錄，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之「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故不傳者，賴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訂，復見於世。」事實上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遺文爲數不少，例如「四庫全書」中，在著錄部份即有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共有三百八十五種，存目部份則有一百二十九種（註七），另外嘉慶年間，徐星伯又輯出「宋會要」，「中興禮書」，「元河南志」，「僞齊錄」，「秘書省續到圖書」，「大元馬政記」此後，法式普輯出蘇過的「斜川集」，華啓泰輯出「稼軒詩文詞佚篇」，胡敬輯出淳祐的「臨安志」，「大元海運記」，孫爾準亦輯出仇遠的「山村詞」等等。由此可見永樂大典已成爲日後輯佚的總保護所。可惜此書大部份已遺失，今日國內外公私所藏僅共八百餘卷，爲原書的三十分之一。

二、「天中記」爲明朝陳耀文所編，有六十卷，包括天文、地理、

宗族、政府、宗教、樂器、建築和園藝等，分爲八〇八個條目，每一條目除採自群書之外，編者隨時加上自己的註解，如發現前人所著或所註之中，有錯誤者，亦隨時加以辨證。

三、「圖書編」明朝章潢編，有二七卷，包括的範圍有經義、象緯時曆、地理、人道典制、易象、詩學等，此書編制的體例甚爲特殊，其所以採「圖書編」之名，是因其體例是採左邊爲圖，右邊爲文字的意思，凡各書中有圖可以考證，所敘述之事可作成表者，都先繪出圖、表，以作爲綱領，然後再加以說明，遇有疑義則加以考證，書前附有二三種書目。

四、「唐類函」爲明朝徐安期所編，有二百卷，其收錄的範圍是集合唐朝的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及「白氏六帖事類集」，將文中重複的部份刪除，合併一部，另外有關時令的部份則取自韓鄂的「歲華紀麗」，有關典章制度的，則採自杜佑的「通典」。全書分爲天、歲、地、皇帝、后妃、儲宮、帝戚、顯官、封爵、禮儀、樂、文學、武功、邊塞、人、釋、道、靈異、方術、巧藝、京邑、州郡、居處、產業、火、珍寶、布帛、儀飾、服飾、器物、舟、車、食物部、五穀、藥菜、果、草、木、鳥、獸、鱗介、虫豸等四十三部。其餘目排列的方式是依「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白氏六帖事類聚」的次序排出，而後列出以詩文。

第六節 清代的類書

清朝可稱爲類書的全盛時期，以當時所編製的數量與明朝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依四庫全書總目的記載，明朝有一三九部，清朝雖沒有正確的統計資料，但據筆者依「中國類書目錄初稿」約略計算，當朝新編，加上修補前朝的共有三百餘部，可見其數量之豐，爲歷朝之上，此外編製的精密，篇幅之巨，亦爲歷代所不及。茲列舉清朝規模較大的類書，分別簡述於下：

一、「淵鑑類函」爲清聖祖敕令張英編製，有四百五十卷，其字數之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倍於宋朝的「太平御覽」。「淵鑑類函」

可說是「唐類函」的增補本，所不同的是後者所收材料只到唐代，而前者則以後者為藍本，加上採錄「太平御覽」、「事類合璧」、「玉海」、「孔傳的六帖」、「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文苑英華」、「山堂考索」、「潛確類書」、「天中記」、「山堂肆考」、「記纂淵海」、「問奇類林」、「王氏類苑」、「事詞類奇」、「翰苑新書」、「唐詩類苑」、及二十一史、子集稗編等等，使所收材料延至明朝。淵鑑類函將全部分為四十五部，這與唐類函大致相似，只是時間另加擴張，而且將唐類函的藥菜部份為藥部與菜部，及加上花部。其編制的體例是，每一條目先概括的摘錄「爾雅」、「釋名」、經、史之書，以為緣起或總論，再雜鈔有關的典故，次列出對偶，再次是摘句，最後是詩文，全書均是摘錄，編者不加以自己的意見。

二、「古今圖書集成」為清聖祖康熙三十九年（西元一七〇〇年）皇三子誠親王胤祉命進士陳夢雷所編纂，是書原名「古今圖書彙編」，於康熙四十五年完成，呈給聖祖閱覽，聖祖非常讚賞，命改為今名，但聖祖認為尚未完備，因之下令再加修訂，修訂未成，聖祖即駕崩，後來清世宗改令蔣延錫等繼續修訂，終於在雍正四年（西元一七二六年）完成，全書有一萬卷，分為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篇，每篇下再分爲典，共有三十二典，茲分別之下：

- 歷象彙編：分乾象、歲功、曆法、庶徵四典。
- 方輿彙編：分坤輿、職方、山川、邊裔。
- 明倫彙編：分皇極、宮闈、官常、家範、交誼、氏族、人事、閭閻八典。
- 博物彙編：分藝術、神異、禽蟲、草木四典。
- 理學彙編：分經籍、學行、文學、字學四典。
- 經濟彙編：分選舉、銓衡、食貨、禮儀、樂律、成政、祥刑、考工八典。

以下分部，共分六千一百七十七部（註八），部下又分為彙考、總論、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外編、圖表、圖像、地圖、考證等。各項所敘述的體裁如下：

彙考：事之大綱。

總論：議論純正者。

列傳：有關該部之名人。

藝文：議論雖偏，而詞藻可採者。

選句：麗詞偶句。

紀事：瑣細而亦有可傳者。

雜錄：有些雖然屬於聖經之言，但非正論一事，僅旁引，曲喻，或集部所載，而考究未真，難歸於彙考；或是議論偏駁，難入於總論；或是文藻未工，難敷於藝文者，統錄於此。

外篇：荒唐難信或杜撰者之則被視為無稽，棄之又難免於掛漏則列於此。

圖表：用來平行列舉，使之一目瞭然。
 圖像：用以顯示文字所難於表達的一切，其中有彩色的圖樣。
 地圖：專用在地理部份。
 考證：糾正原書的錯誤。

但上述各項並不是每一部下均有，如沒有該項資料則不錄。各部常有的是彙考、總論、藝文、紀事和雜錄。
 由上述可以看出此書蒐羅之豐，規劃之密。全書共有一億四千四百萬字。無怪乎修明史的張廷玉稱之為「古今未有之奇書」，而英國人會 J. GILES 說：「第一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字數約四千萬。譯成中國文言百字，約需英文一百五十字，所以『圖書集成』一書可說於最大的英文百科全書三、四倍。」（註九）。因之，不慚讚為洋洋大觀。我國類書發展至此可稱為登峯造極。但美中不足是此書的檢索甚不方便，僅在書前列有目錄四十卷，而目錄却沒指明頁碼，因之，中外人士為便利於利用這部蒐羅浩博的類書，曾設法編製目錄或索引，例如：

- 一、我國的僉照編「圖書集成編目」。
- 二、日本文部省圖書局編「古今圖書集成分類目錄」，於明治四十五年發行。
- 三、英國大英博物館曾委託漢學家 LIONEI GILES 編索引，名為「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索引」(AN ALPHABETICAL INDEX OF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CH'IN TING KU CHIN TU SHU



CHI CH'ENG), 於西元一九一一年出版。

四、香港牟潤孫等也編「古今圖書集成中明人傳記索引」，於一九六三年由香港明代傳記編纂委員會出版。

五、我國文星書局於民國五三年影印此書時，曾編製一內容詳細的索引，分爲十一部份：

(一) 冊號總表：爲文星版冊號與原版起訖冊號的對照表，包括編、典、部及起訖卷號。
(二) 彙編、典、部卷中英對照表，由此可以瞭解中英文的相關意義。

(三) 典、部總表：分典、部兩項，用典統部。典依目錄順序排列，典下分部，依書上順序排列。

(四) 中文分類索引部首檢目表：爲中文分類索引的索引，將索引各部的字依「字劃」、「部首」順序編排，並註明在索引上的頁、欄數。

(五) 中文分類索引：以部爲編排單位，部下分彙考、總論、藝文、紀事、雜錄等細目。職方典在彙考欄下再分建置沿革、疆域、星野、山川、城池、關梁、公署、學校、戶口、田賦、風俗、祠廟、驛遞、兵制、物產、古蹟等細目，並附各細目在文星版的冊、頁、欄數。

(六) 地方行政區劃統計表(職方典)：以府、直隸州爲單位。且以職方典上的地名爲根據。

(七) 古今地名對照索引：古名以「古今圖書集成」所載爲據；今名依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底前，經政府核准備案者。此索引依職方典各府的先後順序排列。

(八) 今古地名對照索引：從今名溯查所相當的古今名；名依字劃的順序排列。

(九) 考證索引：爲文星版「古今圖書集成」第九九冊「考證」的索引，將考證各條，註明原文在文星版上的冊、頁、欄。

(十) 考證勸誤表。

(十一) 英文索引：以「古今圖書集成」中所有的部名，重要名詞及重要標題爲單位，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中文名詞按「音」或「義」譯

成相當的英文名詞，中文名詞有與現在通用的學名不符者，於原文後加註名。

由上述可以看出我國類書的編製也是在不斷的改進，體制愈來愈完備，規模越來越龐大，甚至於西方百科全書望塵莫及，然使用時却不如西方百科全書的方便，先人血汗的結晶，不能讓後人便於利用，誠屬一大憾事。

註一：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的關係」 民國六十年 臺中 東海大學 第五頁。

註二：鄧嗣禹「中國類書目錄初稿」 民國五十九年 臺北 進學書局 第八頁。

註三：同註一，第十二——十六頁。

註四：裘開明「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明類書概述(上)」 清華學報 第二卷第二期 第九三——一二二頁。

註五：此表據楊家駱在「世界學典與四庫全書」一書中，對「四庫全書統計」的資料加以製作。

註六：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之爲「三通」，以後世人說「不讀三通，終是不通」。

註七：郭伯添「永樂大典考」 民國五十四年 臺北 商務印書館 第一五六頁。

註八：一般稱古今圖書集成有六千一百〇九部，但據民國五三年，文星書局編它的索引時，發現實際上有六千一百一十七部。

註九：陸又言「中國七大典籍修考」 民國五十七年 臺北 啓業書局 第六一頁。

第五章 中國類書與西方百科全書的比較

第一節 功用與內容

在本文第三及第四章中——約略可以看出西方百科全書與中國類書的一般概況。西方百科全書發展至今，無形中已經奠定了一個確切的輪廓，人們一談到它，就會連想到它是由專家執筆，依特殊排列，附有書目、索引，不斷加以修訂等等。相反的，中國類書發展至今雖已有一千七百餘年

的歷史，然而它的輪廓，並沒有西方百科全書的明確，一提到它，人們只會連想到它是採輯羣書，依特殊方法排比，此外就鮮少有其他共同的特色。因之爲便於比較起見，以西方百科全書的要素作爲比較的綱要，（因西方百科全書在此些要素下，確實有它優異的地方），拿類書與它相比，借以觀察兩者間的同異處，和優劣點，以便截長補短。

一、功用

(一)、西方百科全書的產生，最初是由於教學上的需要，十四世紀時 COMPENDIUM PHILOSOPHIAE 一書首先採用依字母順序排列法後，各家摹效法，百科全書的功用可說由教學轉爲以參考爲主，因一條條內容不相干的條目排在一起，並不能提供某一學科一個完整的概念，所以主要的功用應是參考，但在每一條目中附有書目，有些甚至將條目內容摘要置於條目前端，條目之後又附有某些條目有關的問題，可見教學的目的並沒有完全拋棄，因之，是寓教學於參考中。

(二)、中國類書編纂的初衷是由於帝王的嗜好，其後是應付科舉之需，在這種需要之下，類書是參考與教學兩種功用並重，後來又爲帝王拿它作爲灌輸文人的工具，在這種政治目的下，供參考的功用重於教學的功用。

主。

二、內容

(一)、西方百科全書內容蒐羅的範圍力求完全，它們也是懷著無所不包，鉅細皆備的理想。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英百科全書編輯補篇時，有關於次戰爭的事宜全由參戰國的政治領袖和軍事領袖執筆，此舉爲各都部百科全書爭先效法，西方百科全書的內容漸由以一國爲界的限制踏入包含國際性的知識，所以，今日任何一部好的百科全書，均網羅有名的專家執筆，而不論其國籍如何，但這種政策仍有它的困難，因西方百科全書是採取一條目僅有一篇敘述的原則，換言之，只由一人來註釋某一條目，在這種情況下，如遇到一個牽涉各方面的政治問題，例如蘇伊士運河的

問題，究竟應由何人來擔負執筆的責任？由英國人？英國人？或埃及人？便很難決定。

○由於西方百科全書的條目是由專家執筆，因之，所提供的消息甚爲正確，但由專家執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辦法，因每一個人難免有政治和宗教信仰上的偏見，因之，很難保持超然的立場，再者一般的專家都很忙碌，無法抽空動筆，一旦他們動筆則對於篇幅的控制又往往遭到困擾，因專家們經常認爲區區的字數不足以表達他所要說的，然而太長的文章又是編輯所不許。還有專家的思想也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何者是正確？雖有一定的標準，譬如在大英百科全書的編纂上就會發生過這麼一則笑話：當編者把一篇登載了若干年的歷史論文，送請某大學歷史學系的老主任審核，請他略加訂正。結果這位老主任回了一封信，評這篇文章是「毫無組織，不確與錯誤之處，屢見迭出」，並附言願意重新再寫一篇。當編者接到這封信後，即刻覆查原稿，竟然發現這篇文章原是這位主任當年的精心傑作。所以聘請專家執筆也不是絕對客觀，絕對正確的保證，儘管如此，但他們追求正確的精神是無可厚非的，譬如廣爲流傳用來讚譽華盛頓總統幼年的誠實的故事——矮桃樹的故事，被發現是杜撰的之後，大英百科全書毅然接受這項事實，不再刊載此則故事。

此外在內容方面近世紀來西方百科全書有關傳記和地理資料的收錄特別注重，這由百科全書所附的地圖集和地理名詞集 (Gazettes) 及 ROBERT COLLISON 所說二十世紀的百科全書必需收有傳記資料等，可以看出。

(二)、中國類書企求「全」即「無所不包」的精神比西方百科全書更甚。因類書不僅求全書包括範圍的全，且求條目之下收錄範圍也儘量鉅細無遺。前者可由「永樂大典」明成祖的序「……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羣分，著爲大典。……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繁然具舉。」可見類書是企求包括宇宙萬物之學一書之中，但事實上，類書所採輯的書籍是以中文爲限，而中文書籍討論到本國以外的知識却少之又少，但也是時勢使然。（註一）因之，在精神上類書確實力求包括一切，事實上，這一目的之是否達到，即以編輯當時而論，仍是一大疑問。

條目下資料力求全的精神可由「古今圖書集成」每部下收錄的範圍證之，它列有彙考、總論、列傳、藝文、選句、紀事、雜錄、圖表、圖像、地圖、考證等項，以敘明條目有關事項，這種求全的精神為西方百科全書所不及。而且中國類書求「全」的精神不限於正確資料的全部，因之「詭誕、荒唐、無稽的故事有時並不拋棄，例如「古今圖書集成」中的「外篇」即專門收容這類的故事，又如在宋太宗敕編下的「太平御覽」尙可見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鷲鳥，鷲鳥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卷八七及卷九一四)的記載，西方百科全書最初也包括了這些怪誕的故事，其後才在正確的原則下，將之一一刪除，因之兩者原有的現象相同，但是一者進步，一者停滯不進，其間便顯出了差異。

中國類書每一條目下所列的文章或詞句大部份是採自多方面的書籍(有時也有編者以自己的觀點來解釋)，而後照原文抄錄。由於它是錄自多方面的，因之觀點較為客觀，不像西方百科全書只以執筆者的意見來發表。還有類書是將原本摘錄下來，而非像西方百科全書將資料融會吸收之後，再用自己的觀念和詞彙來表達，因之，如以科學名詞作一比喻，類書可以說是一種「物理作用」，形狀變，而實質未變，百科全書可以稱為「化學作用」，不但形狀變，實質也變。物理作用最大的特色是可以還原，這也就是中國類書與西方百科全書的一大差異——輯佚，事實上，類書是輯佚的一大工具，例如，由「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遺書即有數百種之多。

至於傳記和地理資料，在類書中也甚受重視，如「古今圖書集成」即另有「地圖」一冊，但其程度未若西方百科全書詳，至於傳記資料，可由每部下的「列傳」作為證明，甚或比西方更為詳盡。

第二節 條目的排列

(1) 西方百科全書條目排列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二大類：系統式(SYSTEMATICALLY)的排列法與依字母順序式(ALPHABETICALLY)的排列。

早期的西方百科全書全依系統式的排列法排列，直到十四世紀發明依字母順序式的排列法後，浸假而有取代前者的趨勢，但今日雖然絕大部份的西方百科全書採用後者的排列法，但倡導依系統式的排列法依然不少。系統式排列法的特性是將同類歸在一起，有系統的加以敘述，其優點是讀者可以在這類之下獲得一完整的概念。其缺點如下：

1. 歸類不易：因為類與類之間有很多地方是重疊的，例如「力學」既是機械上應補充瞭解的一小類的學問，也是土木工程上不可缺少的。因之，它究竟應歸在機械上加以敘述或是歸在土木工程上？這是件頗令編者煩惱的事，但為此，他們想出補救的辦法——採用「見」與「參見」的方法。所謂「見」在這種情況下是指某一事物如在某一類中已經敘及，而這一事物又屬於另一類時，則在另一類的某一事物下標示「見」某一類的事物，例如，力學在機械上已經加以說明，而在土木工程上時又得解說，此時為節省篇幅，則在土木工程上的力學上標示「見」機械類。「參見」是指某一事物如屬兩類以上，而在兩類中各以不同的角度來解說則在這兩類的某一事物下各標示「參見」，讓讀者能吸取更多的知識。

2. 讀者不易迅速獲得所有的資料：因系統式的排列方式都以大類為單位，而大類包羅甚廣，其排列的方式又是依各事物在大類中「綱」、「目」、「子」的層次，因之，找尋頗為不易，除非循類、綱、目、子的次序逐頁翻尋。再者如讀者不知所要找尋的事物是歸於何類，則更無從着手，為此，他們以「索引」來補救，但「索引」受到重視是十八世紀以後，因之，十八世紀以前的百科全書仍遭到這些困擾。

3. 修訂不易：系統式的排列法，每一事物間的關係是息息相關，因之，萬一要修訂某一事物，往往產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情形。

4. 編輯的時間較難於控制：系統排列式是依大類為單位，不像依字母順序排列是依小事物為單位，因大類在執筆上所費的時間較多，因之，交付編輯也就較遲，所以時間上的控制較難。

依字母順序式的排列方式依其單元的大小又可分為依「大單元(BROAD SUBJECT)」和「小單元(SPECIFIC SUBJECT)」兩種方式，一般而言，其優劣點正好與系統式的排列恰恰相反，其優點應是：

1. 分類較易：因各依單元的字母順序獨立參與排列，因之可免分類

的困擾。

2. 易於查尋：讀者查尋時可免先預測它歸屬何大類的問題，再者因小單元目標顯著，而且自為一完整的概念，不致於像系統排列式小單元深藏於大類中，如欲知小單元的概念還得觀前顧後。

3. 編輯時間較易控制：小單元份量少，執筆較易，因而交付編輯的時間較為經濟。

4. 修訂容易：各單元各自獨立，因之，修訂時較能採行獨立政策，不致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困擾。

雖然它的優點不少，但仍然有以下各缺點：

1. 缺乏系統感：因以每一事物各為一單元，所以如想在此種類型的排列下，對某一大類取得整體的概念是很難辦到的，因它依單元的字母為單位來排，所以同類不但不相相乘，反而是零星散見於各處，相反的，毫不相干的單元却聚在一塊兒，例如同屬牛的母牛 (OOW) 與小牛 (CALF)，同屬彈鍵樂器的鋼琴 (PIANO) 和古鍵樂器 (SPINET) 即分列在不相遠屬之各地。

2. 依單元為單位來排列雖然可以不受整體的牽制，所以彈性較大，但此特性有時也成為它的一大弊端，例如在大英百科全書第九版的編纂中，編者曾聘請「氫」的發明者 L. RAYLEIGH 寫一篇有關光學方面極其重要的文章，預定排在第十四冊。但等到註册即將付印時，L. RAYLEIGH 仍未交稿，幾經催促，他說可以放到「O」字母的部份，題目改為「光學」(OPTICS)。但到了「O」部份的稿子均已收齊，又發現少了該篇稿，因之，L. RAYLEIGH 又要求延到「J」字母部份，題目改為「光之波動說」(UNDULATORY THEORY OF LIGHT)，可是等到該篇文章完成付印時，它却是出現在「W」的部份，題目之意雖仍是「光之波動說」，但用詞却已大不相同，改為 (WAVE THEORY OF LIGHT) (註1)。由這則故事，它顯示小單元雖然彈性大，但有時却大到使讀者無所適從的程度，因同一件事，只要用詞不同，其排列的順序隨之更異，況且每一讀者的觀念未必一致，也許在這篇文章下某些讀者即以 OPTICS，有些以 UNDULATORY THEORY OF LIGHT，另一部份的人也許就是依 WAVE THEORY OF LIGHT 來找尋。為避免這項缺陷，他們採行「見」與「參

見」的方法來補救，在這種情況下所採用的「見」與「參見」的體制，除與前述系統式的排列方式第2條的功用相似以外，另外「見」的形式是採用書籍內未採用的款目，指引讀者到書籍內採用的款目下，例如在這則故事中即在 OPTICS 和 UNDULATORY THEORY OF LIGHT 下標明見 WAVE THEORY OF LIGHT 的形式。

(11) 中國類書排列的方法大致也可分為二種：一是依「類」排，另一是依「韻」排，這兩種方法與西方百科全書的排列法都不同。所謂依「類」排是將同類的條目聚在一起，但類下的條目則各自獨立，彼此間沒有關聯。這種排列法的缺點是：既不能在同一類下得到一個系統的觀念，而在一類之中又不容易查尋到所有有關的事物。依「韻」排的方法，是以條目名稱的音為單位，作為排列的先後；同「韻」的歸在一起，「韻」下的條目再各自獨立。其缺點是同樣的沒有系統的觀念，其優點在以往是檢索容易，現在這項優點都已未必可靠，一則我國歷代的韻數各不相同，例如「廣韻」即列有二百零六韻為切韻的系統，而「詩韻」却僅列有一百零六韻，此外尚有一百九十三韻，一百九十五韻和二百零七韻等不同的分法。因「韻」本身沒有統一的單位數目，因之，排列時隨之而有所差別，假若不熟悉該韻的分佈的則不能找到所要查尋的字的所在，再則，自從廢科學，行新學制以來，「韻」已不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必須了解的知識，馴至今日，許多人不對它感到陌生，甚至完全不懂，加上類書本身缺乏索引，所以現代的讀者想利用這種排列法的類書去檢索資料，更是難上加難。

第三節 書目

(1) 西方百科全書如前述成長的背景中所提到的，是它寓教育於參考中，因之，執筆者認為重要的條目，為了使讀書作更進一步的瞭解與研究，均附有書目，這些書目排列的位置有時是彙集在一起，加以分類，列在全套書的前面或後面，例 LINCOLN LIBRARY OF ESSENTIAL INFORMATION 即採此方式，有些是附在條目後面。至於開列書目的用意有些是作為條目內容的印證，有些是列舉與條目內容相關的書籍。書目所採納的範圍與西方百科全書的內容並行發展，即漸漸擴張為國際性，列有多種語文，依此發展趨勢看來，筆者認為它將來會包括非書資料，如幻

燈片、錄音帶等。此外值得讚揚的是在開列書目的技術上不斷加以改進；例如：

1. 書名處採用斜體字：自從 VINCENZO MARIA CORONELLI 在書中採用斜體字以表示書名以來，絕大部份的百科全書都相繼加以效法，其優點是明顯，易以辨認，使人一目瞭然。

2. 保持新穎：一有修訂時，新出版的，有價值的隨即加以補充，以便讀者參考最新資料。

3. 附有解題：其優點是讓讀者能閱讀自己真正需要的書。因僅由書名有時不能看出書籍真正的內容，也許讀者費九牛二虎之力找來的書，打開一看，並不是他真正所需要，如加附解題則可避免此項困擾。

4. 標明適用的程度：此項與前項有異曲同工之效。因書籍內容的深淺及作者用詞遣字深淺固然不同，讀者的知識程度也不一致，因之同一項敘述不一定能為所有的讀者所接受，然許多百科全書均標榜老少咸宜，因之，所附的書目照理也應符合此項原則，但真正達到這項原則的書籍並不多，所以，如標明適用的程度，則更能明確指示讀者，去察尋適合於他使用的資料。

5. 標明適用的章節：用在一書中只有某一部份適用時，例如 EDWARD COOK 的 LITERARY RECREATION 一書中說：“THE ART OF INDEXING”一節，再如 STEPHEN LEACOCK 的 MY REMARKABLE UNCLE 一書的“INDEX THERE IS NO INDEX”一節，都是有關索引方面的好資料，這二篇均屬於書中的某一部份，假如讀者在「索引」條目下，發現現有這二本書，也許會有二種反應產生，其一是設若書名下未附解題，則不易從書名去體認到它與所要的資料有關，所以根本不去查閱；其二是尊重專家的意見，或是好奇心使然，將該書找來，但這時又得費一番工夫翻尋究竟那一章節適用，萬一，章節名稱也發生與書名同樣的現象，這時恐怕讀者又得從頭到尾查尋一番，標明適用章節，便可以減少這些困擾。

儘管西方百科全書在書目的編製上有那麼多的優點，但並不是每一本均有那麼多的優點。有些甚至仍有某些瑕疵，例附於條目的書目有時很長，但並不分條排列，因之，看起來雜亂不堪，引不起讀者使用的興趣。

(二) 中國類書所列書目的位置大都附在條目後面，但也有將總索引於書前的方式，例如「太平御覽」的「太平御覽經史綱目」即是。類書附書目的用意，主要是表明條目所屬的原書，換言之，是對於原文的引證，至於它的範圍，則因受到類書內容及當時國情的影響，自然都只限於本國的資料，此外在開列書目本身的技巧可說鮮少改進，有時不但書目本身所註的事項不够完全，例如某些僅列出書名，有些則再加上作者，難得再作進一步的指示。這種註明的方法如所列之書為有名的經典，或其他有名的書籍，例如釋名、爾雅、春秋、淮南子等等，則上述諸項已足以作為找尋該書的線索，但這些書目下並未列出卷數等所在地的，所以，果真要參考，則在找到原書之後，還得費一番功夫，才能完成目的。其次中國類書書目的列法有時並不以書為單位，而只指出某書中的某篇作品，例如「事類賦」中關於「目」的部份，在開頭「惟彼陰靈」下只註明「謝莊月賦」，又如「容仙桂之記植」下也只標出「虞喜安天論」(事類賦新興書局影印本第三六、三七頁)，而這些都不是書名，因之，如要參考，所需花費的時間、精力，比前項只列書名、作者的還要多得多。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古代讀書人認為讀書讀到家的功夫必須是滿腹經綸，只要略提一、二即可知道全部，但依現代人的利用觀點來看，有時頗有大海撈針的感覺。

再者，書目本身開列的方法，中國類書從未對它加以注意，其字體的形式大小，有時與條目的字體相同，有時與注釋相似，看起來不能一目瞭然，這點與西方百科全書採用斜體字表明的方式相比較，是中國類書所不及的地方。

第四節 索引

(一) 西方百科全書：索引為近代的產物，西元一七三七年 ALEXANDER CRIDEN 將聖經中的普通名詞、專有名詞和偽經書卷 (APOCRYPHA BOOKS) 一一摘出，編成 COMPLETE CONCORDANCE TO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從此西方人有了檢索聖經的工具(註三)，不必再為其一文句的出處，而作經年累月的摸索。它可稱為西方體制較為完備的索引的開始，此後，西方人認為索引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工

具，英國國會議員 JOHN CAMPBELL，曾向國會提議，凡刊行書籍，不附索引者，不給予版權，美國政治家和律師 HORACE BINNEY 也曾提出同樣的建議，雖然這些建議均未被採納，但已引起西方人士對索引的注意。英國圖書館學會和索引者學會 (THE SOCIETY OF INDEXERS) 現在更設立一種 WHEATLEY 獎 (註四) 用於獎勵對於索引的編製有特殊貢獻者，索引受重視的情況更由此可見一斑。

西方百科全書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對索引的重視已如上述。無論它們的條目是依照何種形式排列，大都附有索引，也許有人認為如依字母順序排列則沒有再附編索引的需要，但事實並非如此。大英百科全書的發展即是一大例證：大英百科全書是部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百科全書，在發行的當初，也沒有編製索引，但自從第六版或第七版之後，每版都附索引，尤其是現在索引在整套書中所占的份量相當可觀——厚厚的一鉅冊，更值得提述的是現在多數的百科全書，如屬有計劃的發展，大部份設置有永久的索引編製者，負責不斷的修訂他們的索引。

西方百科全書索引的編製大致可分為三種：

1. 字典式的排列：凡書中重要的內容標題，名詞、和類似的資料，一一摘出聚合在一起，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2. 分類索引：即將標題，名詞先納入所屬類別，類下一般再依字母順序排列。

3. 事實索引 (FACTS INDEX)：即上述兩種索引款目之後，以簡單的文字另作說明，例如在「聖母峰」這名詞作款目時，後邊註明「世界第一高峰」。這種形式的索引是二十世紀才產生，其優點是可單獨作為查尋的工具，其作用有些微類似字典。

(二) 中國類書：中國類書可說自古以來沒有一本列有索引，如有都是民國以後人們替它加上的。為什麼類書沒有索引，也許有人認為因索引是西方的產品，中國沒有。其實世界上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索引，比如，你想找枝筆，或找本書，找件衣服，甚至於家庭主婦在廚房裏想找瓶醬油，腦袋裏都得先要瞭解它存放的位置，然後再依此去索取，假如不是這樣，只好瞎碰，在這些行為中，腦中的記憶就是索引，所以每個人都不知道

不覺中利用索引，只是自己沒有發現而已。

中國類書究竟需不需要再編索引？當然需要，因為：

1. 索引是資料的指示器，可說就是一套書的總匙，便於讀者尋取資料。假若沒有它，讀者並不見得沒有辦法尋取，得在摸索之中找尋是件事倍功半的事。至於有無索引的利弊，由下列三則故事來解說也許更清楚。

(一) 梁啟超在編者「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曾需要查考唐玄奘首途留學印度的年月，為此，他曾翻遍「讀高僧傳」、「慈恩法師傳」、「新舊唐書太宗記」、「資治通鑑」及玄奘赴日途中所遇諸人的列傳，以及「新舊唐書」中凡與玄奘有關係的諸夷傳，費了三日的時間，方得到一個結論 (註五)。以梁先生這種對我國史學素有高深造詣的人，查尋一個月尚須花這麼大的工夫，更何況一般的人？

(二) 我國圖書館學家錢亞新先生，有天遇到一位朋友問他一個問題「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出自論語何篇，為此，他們兩人從論語的首篇逐行查找，最後總算找到了 (註六)，但是已經浪費了兩個人的許多時間與體力。

(三) 二次大戰時，英國有位士兵名為 RARISH，服役於某一軍事機構。有天，一位高級將領怒氣衝衝的問他說：「你是圖書館員嗎？」RARISH 答：「是的」於是這位將軍說：「跟我來」，接着把他帶進一間堆滿大批士兵身份記錄卡的屋裏，這些卡片橫七豎八漫無頭緒的擺在那兒。將軍命令說：「你理理吧！」於是又走了。RARISH 在這種情形下獲得四位同袍的協助，經過兩天的功夫，將一切卡片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並依實際情況註明請假的、生病的、死亡的或其他等等需要註明的特別事項，等到一切就緒，他即刻報告將軍，於是這位將軍在許多位長官的前呼後擁之下，來到這間房間，他命令說：「給我 05234591 BROWN A. D. 的卡片」，RARISH 不消幾秒中就在那張卡片找出來，那位將軍大吃一驚，以懷疑的語氣說：「這也許是碰巧吧！」於是又試著要另外一個人的，但屢試不爽，因之他特別高興，不但提升 RARISH，而且給予最大的行動自由 (註七)。

因之，筆者認為不替類書編索引，如同隱藏在深山的寶藏少了一張地



圖，其結果人們無法發現，利用這些寶藏。

2. 索引可使各自為政的條目融貫在一起，因在索引的款目下，分散各地的資料又聚在一起。

3. 索引的編製等於對圖書作一次詳密的校對，因像類書這種書籍，每部的卷數都非常龐大，例如「古今圖書集成」即有一萬卷，一億四千萬字，這種數量，窺一人畢生之力，也不能讀完全部書籍，縱使他能全部讀畢，也沒有辦法記住所有的內容，加上它又是出自衆人之手，因之名詞、觀念或其他資料的不一致，自是意料中事，因之，藉着編製索引的機會，可以將所有名詞、內容標題聚在一起整理，就很容易發現，進而可以考證或改正錯誤，例如，文星書局編製「古今圖書集成」的索引時，即發現二百五十年來，中外人士所不能發現的大錯誤——「古今圖書集成」實際上分為六千一百一十七部，而非世人所流傳的六千一百〇九部。

編製索引這件事已漸為國人所重視，因之，替類書加編索引的也日漸增多，但有時他們缺乏明確的觀念，只是將條目的名稱依書中的順序一一列出，標明頁碼就稱為索引，這只能稱為目次，不能稱為索引，依筆者的看法應該是注意下列諸項：

(1) 將類書中一切名詞，包括普通名詞、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及內容加以分析及綜合之後，訂定標題一一列出，標明它的位置，而後依某種習用而方便的方法加以整理，作成一真正的索引，而不是目次表。

(2) 編製索引收錄的範圍應是一書的全部，包括序言、正文、附錄、補遺及圖表等等。因除正文外，其他部門也不容忽視。一旦不留意，又會影響索引的效果，例如有則故事說：有二位朋友，甲和乙，某天在街上相遇，甲告訴乙說，曾在某書上看見描述乙的大篇文章，乙一聽之下，與絳勃勃的衝進附近的一家圖書館，馬上尋得此書，雖然這書上附有索引，但屢經查尋仍然無影無踪，於是乙跑去找甲，但甲說不可能，因他親眼看到，於是甲陪乙到圖書館再度找尋，但翻編索引，依然沒有結果，最後他們却是在序言中發現到乙的大作（註八）。例如：某次董事會上，有位董事發言，說曾見到該會提議購置的某部機器的圖形，於是其餘的董事們一致認為如能見到圖形，再作是否購買的決定，一定更佳，於是紛紛請那位發

言的董事將圖形帶來，以便一睹廬山真面目，結果其餘的董事均未能如願以償，因那位發言的董事始終找不到那張圖形，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才發現原來這張圖形在所屬的那本書中，但未收列在索引裡（註九）。

(3) 校對要嚴密，所標示的頁碼不能有誤，否則讀者不但找不到所要的資料，而且對全書所編的索引會缺乏信心，引不起使用的興趣，其結果是功虧一篑，即使有，也沒人願意利用。

(4) 標示頁碼的方法應有技巧：款目中重要的所在地最好以方體字表示，不然有些款目散布在各地，而有些地方並不重要，如不略用技巧加以註明，則讀者又得逐一查尋，時間上頗不經濟。

(5) 每一索引前應敘明凡例，以告訴讀者使用的方法，因中國字在排列的順序上方法很多，如不註明讀者又得揣測一番，才能摸索到正確的路徑。

第五節 修訂的方法

(一) 西方百科全書：為保持資料的新穎，一般百科全書均有自己修訂的方法，這些方法大略可分為三種方式：

1. 全盤修正 (COMPLETE REVISION)：將全套百科全書的內部內容，作一徹底的審核，而後修訂、刪除舊有的資料，或加入新的資料，經過這種修訂後，成爲一種新的版次的百科全書。

2. 活葉式修訂 (LOOSE-LEAF REVISION)：全套書以活葉的方式裝訂，遇有新的資料或應修訂的舊資料，即以活葉的方式發行，上面註明應插入或抽除的頁碼，如 NELSON S PERPETUAL LOAF-LEAF ENCYCLOPEDIA 即採此種方式的修訂法，但它並不爲大眾所欣賞，因人們總覺得它似乎沒有「完結」，始終不能「成形」，所以此法的應用並不廣。

6. 經常修正 (CONTINUOUS REVISION)：每年發現到某些條目需要修訂時，即予以個別修訂，採用了這種修訂法，百科全書不再有版次之稱。至於它產生的緣由、動機，已見本文第四章第四節的「大英百科全書」，茲不贅述。

另外，百科全書在採用全盤修訂及經常修訂方法時，仍常以年鑑 (YEAR BOOK) 或補篇 (SUPPLEMENT) 的方式來作補充。西方百科全書之所以不斷的加以修訂，主要的原因是百科全書是他們非常重要的參考工具，每個人大都有機會利用到它，因之，它受到普遍的重視，在衆目瞭然之下，陳舊的、不正確的資料隨時會遭到淘汰，所以不得不時時保持新穎和正確；再者，百科全書的科學資料很多，而科學資料的一大特性是日新月異，因此，百科全書的內容也得隨時更新，方能應付時代的需要。

(二) 中國類書：類書由於它編製的特性是摘錄舊有的書籍，它的資料是固定的，所以鮮有更改，除非編者發現原書有誤，而加以辨證，可視為是對舊資料的修正，因之，它既沒有周詳的修訂計劃，也沒有一定的方法。所有的僅是對舊資料的增、補、續而已。但這也只發生在清朝，例如「事類賦」、「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的續、補，即是一例，以前則未見有此種現象。

由上述的比較，可以看出，在內容的範圍上，中國類書與西方百科全書的起源相近似，內容精神也相彷彿，但是演進的途程不同，前後乃各有它的特點，西方百科全書資料的國際性廣於類書以一國資料為主，但類書條目內容之廣、全、客觀，則為西方百科全書所不及。至於條目的排列、書目、專引、修訂等項，則類書均遜一籌，其中索引更是類書最弱的一環，如能將我國類書加以整理，編製出一些實用而方便的索引。則不但便於讀者迅速找到資料，又可彌補條目互不連貫的缺陷，這是類書最急需，最迫切，要加以改進的地方。其次書目的改進，並不是很需要，因類書是從

原書上摘錄下來的，假若編者沒有錯誤，類書上的資料應當就等於原書資料的真面目，但如果願意使讀者能够更為確實的，自己去參考原書，不妨加以改進，依筆者的構想，有二種方法可採行：一是影印前，在書籍名稱下，加註原屬書籍的卷碼或頁碼，以指示正確的位置，但多數條目的空際甚小，則此法不能適用。另一是在書目下標以阿拉伯數字，而後循此數字的順序另外編成註解，條目中有同出於一書者，可採用「見」的體制，此法雖要經費若干人力，但比較簡便易行。

總之，要使類書真正能如西方百科全書卸接的便利現代人利用，還得加一番整理的工夫。

註一：據楊家駱先生對四庫全書總目收錄書籍所作的統計，亞歐各國人所著之書被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的才三十七種，由此可見我國清朝以前，有關外國人士的著書是何等稀少。

註二：李煜瀛、楊家駱 世界學典與四庫全書 臺初版 民國四十二年 臺北 世界書局 第四頁。

註三：雖然早在二六一四年 ANTONIO ZARA 的 ANATOMIA INGENIORUM ET SCIENTIARUM 已編有索引，但因編得並不理想，故未受到普遍的重視。

註四：COLLISON ROBERT INDEX AND INDEXING, 4th ED 1972 LONDON ERNEST BENN LTD P178.

註五：錢亞新 索引與索引法 民國六十一年 臺一版 臺中 文宗書局 第三頁。

註六：同註五 第一——二頁。

註七：同註四 第十一——十二頁。

註八：KNIGHT NORMAN "TRAINING IN INDEXING" 1968 MA

SSACHSETSM I T PRESS 9.15

註九：同註八 第十六頁。